



# 非我倾城

王爷要休妃

HEIWO QINGCHENG WANGYE YAO XIUFEI

【内容简介】

有蛊毒曰：同心蛊。

它从一个被正史湮没的神秘朝代开始传世，身中蛊毒者，性命便开始相连，生死同时——

二十一世纪，考古队成员之一的海蓝，在发掘古墓时遇险被前男友秦歌所救，秦歌却为此身死。

在秦歌的灵堂上，海蓝得知，他与她在一起三年，不过是因为，她的命牵连着他真正心爱女子的命……

她痛苦至极，却巧遇神秘女子琳琅。

琳琅告诉她，若要让秦歌重生，就必须打破蝴蝶效应，即阻止古墓的修建。

没有了古墓，所有事情将清零重来。

琳琅有神隐信物，相传为万佛之祖——飞天所有，这信物可助海蓝穿越到古墓的年代，改变历史。

她考虑再三，最终决定穿越到异界大陆，逆天改情……

千年之前的神话传说，沉寂了数代的重大秘密，是谁独具慧眼，能最先揭开所有的谜团？

上架建议：畅销·新穿越小说

ISBN 978-7-5399-4926-0



9 787539 949260 >

定价：85.00元(全三册)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悦读专业出版

www.girlbook.cn

红袖添香  
www.hongxiu.com

新浪官方微博：  
<http://blog.sina.com.cn/yueduji>

新浪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yueduji>

悦读纪淘宝店：  
<http://yuedujits.tmall.com>

敬请关注，惊喜多多！

[F]  
FEIWO  
QINGCHENG

非我倾城

墨舞碧歌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不管一管吗？他即便不好出面，也可暗中使人传信给太子殿下，让殿下劝阻啊。”

太子府，书房。

男人的声音缓缓在房中响起。

“睿王此次的苦肉计算是彻底失败了，他勾上莫存丰，以为借莫存丰之口告诉皇上他在天香阁的荒唐行为，日日买醉，便可激起皇上的怜惜。可他哪知道，殿下你早已先一步告诉皇上，莫存丰已对睿王投诚，莫存丰所传的消息都是睿王指使。他今晚必定收到莫存丰通知宁王传给他的消息，以为皇上去天香阁，他的计划成功了。”

说话的是王莽。

“皇上本因搜府之事对睿王已然不满，如今知睿王又勾结了莫存丰，演了天香阁这一出。他会认为睿王还是那个纯良的八皇子吗？可笑睿王却还不自知。殿下高瞻远瞩，早料到莫存丰会向睿王投诚，更一直留意睿王的动静，从他踏进天香阁每天买醉起，就已防着他。”

他说着不见上官惊灏出声，看去却见上官惊灏眼睑微垂，淡淡盯着手中的荷包，似乎并没有成功之后那种快意。

王莽看了曹昭南一眼，曹昭南亦是微微一凛然，道：“殿下？”

上官惊灏抬眸看向王莽，笑骂道：“你这御史，其他的没见长进，这嘴上功夫倒日见所长。”

王莽笑回，“殿下确实远虑，行动亦早在睿王之前，并非莽奉承之话。”

“那女子擅琴，脸上疤痕，和翘楚有几分相像，可上官惊鸿既爱翘楚，怎还会对那女子迷醉至此，且每日在天香阁里吃酒消沉，不是想引起父皇的注意和怜惜之情又是什么。”上官惊灏目光从曹昭南身上一掠而过，“莫存丰这只老狐狸，明白一山不容二虎，孤这里既容不下他，贤王已倒，他自是要另找大山，彼时睿王岂非最好的选择？这个并不太难猜。想他是通过郎家搭上上官惊鸿，可惜不久之后上官惊鸿便失了势，他现在亦是骑虎难下。”

“还被曹总管收下他最得力的手下六子。”王莽轻笑，看向曹昭南。

曹昭南颌首，上官惊灏嘴角缓缓浮上一丝冷笑，“双重身份，孤也是从八弟身上学的。”

“曹总管，王莽，你们也回歇吧。便让他再喜悦数天，到他再被宣上朝那天，亦是父皇考虑清楚，作出废置决断的时候。”

他说着推椅而起，冷冷将荷包扔在桌案上，出了书房。

他一直沿府中路走，走进一处院落，停驻在一个房间门前。

众守门婢女忙纳拜见礼，有婢女正要进房通传，上官惊灏摆手，径自推门进去。

“臣妾见过殿下，殿下怎么过来了？”

房内，女子正从梳妆台处起身，似是听到门外声响，准备迎出来，美丽的脸蛋上还隐隐浮着一抹惊讶之色。

却正是太子妃翘眉。

上官惊灏勾了勾唇，淡淡道：“孤不过来坐一坐，怕太子妃忘了自己夫君是谁。”

翘眉一惊，明白他是为天香阁里她替上官惊鸿求情一事发难。

自从从围场回来，不知为何她对上官惊鸿的感觉变得越发奇怪起来，总感觉谷中遗失的那段记忆和上官惊鸿有关。后又经搜府之事，她听到不该听的秘密，她明白她是爱上上官惊鸿了。

同时也越加憎恨翘楚，凭什么她能得到这个前途无量的男人如此对待。

她心里对上官惊灏的不满也到达极点，此刻听上官惊灏如此说，她忍下心中怒意，只笑着上前，藕臂缠上官惊灏的手臂，“臣妾妇道人家，一时心软，殿下莫恼。今晚……臣妾侍寝，好好向殿下赔罪。”

上官惊灏眸光缓缓落到自己手臂的白嫩上，眼中寒光蓦然一闪，手掌一扬，狠狠扇了翘眉一记耳光。

翘眉被打得跌倒在地上，一股咸腥从牙缝涌出，她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的男人，颤然道：“上官惊灏，你打我？”

“打你又如何？倒是孤还怕你区区翘族？外面看来，父皇为孤觅得这门亲事，是为孤以后铺垫？”上官惊灏袖手冷笑，“哦，你以为父皇真这样想，你以为孤真这样想了？娶你，不过是孤喜欢摧毁上官惊鸿喜欢的东西，不怕实话告诉你，当年，出使北地的是孤这好八弟。”

他勾唇一笑，又缓缓道：“当然，孤知道，当年救他的也并非是你，是翘楚。”

地上，翘眉浑身一震，仿佛被人朝心窝重重击了一掌。

当年，那个翩翩白衣少年是上官惊鸿？

是，救他的确实不是她，但后来他们同处数月，那段日子，却确实确实是她和他。订下山盟海誓的，也确实确实是她和他，不是吗？

昏沉的房间里，唯有微弱的烛火在轻轻跳跃着。

双手手腕被用力扣住，翘楚冷冷看着同样冷冷看着她的男人。

“翘楚，你给我听好了。”上官惊鸿眸光在光影里越发暗沉，他勾唇一笑，一抹深刻的自嘲从嘴角蜿蜒而过。

“什么都可以是假的。但你认为病能假，酒能假，伤也能假吗？即便不在那里，在睿王府我亦一样会喝酒。我当日放你走，是真心放你，我……从来没有想到你会回来，当我看到你回来，我知道，我会惹上怎样的麻烦，我却一样甘之如饴。只有庆幸。

“若我有心瞒你，你认为我会如此犯贱告诉你荣瑞那男人在天香阁的事吗？不过

是因为我知道你必定担心那个和你素不相识你根本没必要理会的女人。

“告诉我，翹楚，你是明白我的，懂我的。”

翹楚心中紊乱，怔怔看着眼前的男人，她双手却被他紧紧执着。他暗如深穴的眸里燃着丝丝光芒，便似要喷出火来一样，却又慢慢暗淡下去。

“呵，不信是吗。那自是的，我到底不是九弟，那个骄傲恣意、磊落大方的夏九，那个可以抛弃一切和你放羊牧马、种花养草的夏九。翹楚，我们何必自欺欺人，你扪心自问，你回来是不是因为可怜我，我却只能做戏，当做不知道。”

手，被狠狠一掷，晃落到床衾上，温暖蓦然从她身边抽离，声音从空中冷冷传来，脚步声已在数尺开外。

“但即便我如今的处境再难，我以后亦要如今天一样像狗那般去活，我也不要你的同情施舍！你这个夷女！”

房间本来就简陋，这时更加空荡。

上官惊鸿走了，不知道去了哪里。

他的话却仍凌厉地萦绕在她耳边。

翹楚伸手抚上眼睛，满心酸涩。

是啊，她甚至在心里已经许诺若他不相负，她无论如何亦绝不负他，却不得不承认，他的话，有些地方确实说中了彼此的心事。

原来，有些伤痕真的是覆水难收，破镜难圆。

也许，只要他真的爱她，她也真的不必要去在意他的算计是不是也将她包括在内。

可是，人都害怕算计，哪怕以爱之名。

算计的爱情，谁也不敢保证以后会怎么样。

秦歌之后，她其实也早变得不敢去信任任何人。

这一刻，灯火薄弱，黑暗如潮水，新疤旧痕一起涌上心头。

不知过了多久，她闭了闭眼，飞快地下床穿鞋，擎起桌上烛台，走出房间。

她突然害怕一个人待在这样安静不知名的房间里。

静得僵。

又或许想出去寻他，还是自己想出去走一走。

她不知道，却很快出了房间。

循着灯火的光亮，走出甚长的廊道，到得厅子的时候，她下意识想去寻方才被他摘掉的铁面，应该是在这厅子里。

她走到门口，转过身，拿着烛火仔细映照起来。

突然又想，他出去肯定将铁面捡起戴上了。她轻轻笑了笑，这时，方好好看一眼这个屋厅的模样。但方一照面，她蓦然浑身一颤，一股冰凉从心底升起，八年前黑暗里的记忆一瞬在脑里掠过。

突如其来的一阵女子尖锐叫声，令上官惊鸿差点将手里的东西全掉在地上了。这个地方偏僻，少人知晓，他只是折到隔壁农家讨点东西，一直盯着这边情形，并不见有人入侵。

她在里面怎么了？他不该扔下她的。他咬牙，一阵惊怕，早顾不得和农家大娘小伙道别，几个纵跃已回到屋前，推门进去。

门外星光漫天，缀在男人背后，翹楚坐在地上，看着上官惊鸿将手上的东西往门侧窗前小榻一扔，便要关门掩上——

她拼命摇头，“不要关门。”

上官惊鸿眸光朝她身旁物什一掠，很快便跃到她身前，将她抱进怀里，抚上她的背，低声哄慰，“莫怕。”

翹楚却犹自颤抖，搂着他的脖子，又在战栗中抬头一点一点重新打量这个屋子。

雕花桌椅，香炉，木柜，挂画……这里当真是第十九号墓室的模样！

只不过，一千年以后，那边是死的。

而一千年以前，这里却是活的。

只是，她万万没想到的是这厅堂当中还摆放着一具棺木！

就在她身旁。

按这样看来，墓室里的棺木根本并非东陵王的棺柩。

而是按照这个屋子设计的。

可是，为什么要弄这样一个恐怖的屋子。

谁会在厅堂里放寿木！

而他们方才甚至还在这里做那种事……

似是看出她的恐惧和疑虑，上官惊鸿将她打横抱起。她以为他会带她离开，哪知他身子往后一跃，竟坐到那红艳艳的棺木上面。她既干得考古，胆子并不小，却仍是惊得紧紧搂住他的脖子，任他抱着坐在他腿上，不敢轻易移动一分，她实在不想落到棺木上。

只因这屋子，尤其是这具棺柩让她想起秦歌的死。

隔了八年，她以为自己已经忘记了，这时想起，却清晰得一如昨日。

也清晰地看到上官惊鸿嘴角促狭的笑意。

他突然将她抱离双膝，欲往旁边的棺木挪去，翹楚只得死死抱住他的腰。她又气又恼，咬牙道：“你怎能如此吓我，公报私仇的小人。”

“我又不是上官惊骢。”

“你……”

她快被他气死了，他却轻轻地摘下铁面，扔到棺木上。翹楚看到门外，院子篱笆

这倒和中国传说中的尸变大同小异。听过常妃的事，翹楚本已对这具棺木的惊怕减轻了不少，此时听罢他所说，心里却不由得发憷，回头盯着他，郑重道：“你答应过我，死后绝不修陵寝，这事我对你一提再提，你必定要记住你的承诺才好，别做你的什么复活千秋大梦。”

上官惊鸿眼里划过抹微异之色，随即笑道：“是傻子答应你吧，可和我无关。”

“上官惊鸿！”

上官惊鸿只是慵慵懒懒地笑，也不说话，只看她焦急。

“骗子！你还盖下印鉴的，你自己回去看看，你便当个失信的人好了。”

翹楚气得发抖，别过头不去理他。

他笑着，已伸手捏住她的下颌，将她的脸转过来面对着自己，眸光变得同样郑重，“为什么？”

“不为什么。”翹楚苦笑，那些事情根本不可能告诉他，前世今生，姑不论他信不信，若让他知道是因为秦歌，以他的脾气，她实在说不准他会不会因为嫉妒而不允。哪怕，那个是他的后世。

“你就当是我喜欢吧。”她仰起头看他，迟疑了一下，轻轻吻上他的唇。

上官惊鸿没有放过她。

良久，才让她气喘吁吁趴在他怀中。

“好，傻子答应你，我也答应你。日后，我绝不为自己修建陵寝。”

“说话算话？”

“你当我是什么人？”

上官惊鸿阴沉沉说着，突然问道：“若你喜欢的人比你先死，你愿不愿意像我母妃那样……”

翹楚实在不想他在棺木的事上多纠缠，且她很清楚，她必定先他离开，她也绝不愿他起这种心思。爱一个人总是希望他活得好好的，她不敢多想上官惊鸿带她过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她心里有丝喜悦又有丝不确定，是以心中虽有不同的答案，嘴上却飞快道：“不会，能活着自是活着的好。”

上官惊鸿似乎没有想到她答得如此干脆，怔了怔，淡淡地“嗯”了声，翹楚心里一疼，装作不经意地反问：“你呢？”

“我……当然也不会。”

“嗯。”

一时，两人无话，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院里传来，翹楚一怔，上官惊鸿挑了挑她垂在鬓边的发把玩，“应该是铁叔他们，从别院找到这里来了。”

“爷，翹主子，你们果然在这里。”

果然，进来的是老铁、景平、景清等人。



看到他们，都喜不自胜，却又有些吃惊地看着他们晃悠在棺木上。

老铁看了二人一眼，小心翼翼道：“爷，咱们回去吧。”

“我和翹楚在这边住几天，反正，我也不必上朝办事。到哪天父皇传召再回去吧。”

若非有这副棺木在，若非这里宛然便是十九号墓室的模样，翹楚其实也很是喜欢这里，但她不希望他再留在这里。她想起方才两人争拗的时候他说过“即便我如今的处境再难”，他的处境现在似乎很不好。

是因为他的计划失败了还是其他什么？

但无论如何，他不该再留在这里，该回府好好谋划了。

不能再消沉下去！

但这些话怎么当着他和老铁他们的面说出来，她想了想，轻声道：“我们回去吧，我不想待在这里，我害怕这里。”

闻言，上官惊鸿没有答话，目光有些冷漠地落到窗前小榻的瓜果上，怕她饿，那些他方才用衣服捞抱回来的玩意儿。

翹楚随着他的目光看去，也有些发愣，正想说句什么，却听到他淡淡道：“你既如此厌恶这里，那我们回去吧。”

翹楚原来想，睿王府必定灯火通明，郎霖铃和沈清苓应等着上官惊鸿回去，进去才发现里面却静悄悄一片。景平告罪说，两个主子之前想到天香阁去，他恐有不便，用了迷迭香。

这一夜，似乎自然而然，她跟上官惊鸿睡在一起。

她也累了，枕着上官惊鸿伸过来的手臂便睡，却才合眼不久，方明在门外急急敲门，“爷，宫里有旨意过来，让你今几个上朝去。”

翹楚一听睡意顿时消减不少，睁开眼来，心里怦怦地跳，这道旨意，是好是坏？

大掌抚过她的额。

“睡吧。你睡醒的时候，我约莫也下朝回来了。”

“我侍候你穿衣。”

“不必了，我自己可以。”

身子被压住，他忽而俯身下来，双唇在她唇上辗转了良久，才一撩帷帐，快步出去了。

翹楚虽然累，到底睡得不安稳，他的手碰上她额头的时候，她清楚感觉到一手汗湿。

她从没碰到过他这样。

他到底在紧张什么？是这早朝里即将决定的命运吗？



她迷迷糊糊睡了一阵，猛地惊醒过来，透过纱帐一看，天已大亮。

“主子，你醒了？怎么不多睡一会儿？”四大和美人不知什么时候已进来侍候，四大打着哈欠嘀咕道，美人将床帐晾起。

翹楚匆忙下床穿鞋，“拿漱洗的东西给我。”

四大和美人对望一眼，美人皱了皱眉，问道：“主子，你这么急是要做什么？”

“我要出门。”



## 第六十六章

爱是雪中可送火 笑看风云共福祸

金銮殿。

看着出列后站在大殿正中的男子，朝上各人各有各的心事，都大为紧张。

太子府事隔多天，昨天又发生天香阁的事情之后，皇帝会怎么处置睿王。

恢复原职、降职还是如贤王当天的闲置？

所有人都悄悄往座上皇帝看去。

皇帝本支肘在椅上，微微阖着眼，似在思考着什么，这时，突然睁开眼睛来，缓缓道：“惊灏，老九，你们二人也出来吧。”

这话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惊，宣这两位出列到底是因为什么？

太子不见慌乱，很是从容地站了出来。夏王微微拧住眉，上官惊鸿由始至终，低垂着眼眸。

“诸卿，今日朕在这里宣布一件事。”

水珠子浑圆，从植物宽大的叶肉上缓缓滚下来，就着四处姹紫嫣红、五彩琉璃般的宫墙檐壁，映着数名女子姣好的面容。

天空下着蒙蒙小雨。

幸亏出门的时候，景平看外面天气阴沉，替她们备了伞。

翘楚紧紧盯着前面大殿，殿门口有众多禁军守殿，她们自是不能靠近，也看不清里面的情况，但没有关系，她就在这里等，等他出来。

突然，背后为她撑伞的美人低声道：“主子，你看那边。”

翹楚一怔，却见中间宽道的另一侧，几株硕大的花木下，站了数名女子。

余人都作婢女打扮，另两个女子却是郎霖铃和沈清苓。

她们也进了宫？

上官惊鸿进宫的消息虽然突然，却是迅速传开来了。景平迷迭香用得又不多。

她知道，她们和她抱着一样的心思。

郎、沈两人也注意到她，郎霖铃朝她微一颌首，沈清苓眼梢弯过一抹似笑非笑。

她很快拿定主意，她在这边看着就好，一会儿出去，不可抢郎霖铃的光，郎相看着也好看。

“丫头们，咱们到那灌木后面去。”

四大撅嘴道：“为什么嘛，这株大树好避雨。”

她抱歉一笑，“委屈一下。”

这树高大，树下空旷，一下就能让人看见。她又有些奇怪，没想到郎霖铃会将沈清苓也带过来。

若没有元妃相带，“林姑娘”是没有资格进宫的，她也是得景平相赠睿王令才能进来。

这边，郎霖铃看了沈清苓一眼，见她定睛看着殿门，心中冷冷一笑：一会儿好好看清楚，我才是睿王元妃，在所有人面前，上官惊鸿第一眼看的只会是我。

倒是翹楚……这女子退避的动作她看得清清楚楚。

她越来越看不透这个女子。

相处越久，疑问反而越多。

但也没有时间让她去思虑这些，前方，朝官已陆续从金銮殿里走出来。

郎相看到她，眉头一皱，眸含厉色，走了过来。

“爷爷，皇上说了什么？爷他可有复职——”

“莫要再提他了！”郎相冷冷看了沈清苓一眼，严声打断她。

郎霖铃心头一震，又听到郎相压低声音道：“他是彻底完了，幸好今儿还有一个好消息。”

“爷爷，你说什么？”

听着宝贝孙女颤抖的声音，看到不少走出的朝官投来的目光，郎相长长一叹，眼中厉色却丝毫不减。

金銮殿上皇帝的声音仿佛还盘响在耳畔。

“睿王所为，实令朕痛心失望，原其所掌之兵刑二部，兵部交回太子执掌，刑部则交予夏王。另朕暂交太子所掌兵权，一半拨予夏王，特此以贺大婚。”

众人虽费解皇帝突然提拔夏王，但都清楚明白睿王是彻底失势了。

“我说，我希望他尊重我夫人。若他的手下不给我夫人道歉，这顿饭今儿个是谁也别吃了。我是什么人，他可以问我大哥。我是破罐子破摔，什么也不怕。”

“他们约莫是有甚要事商讨的，不想多惹麻烦。”方明说道。

四大又问这些是什么人，景平回答说是邻近一个小国。翹楚却细心地发现他方才眼中飞快划过一抹诧异。

她心里沉沉一怔，想了想，没有多问。

美人点点头，“他为何会在天香阁出现，后来八爷不敌他似乎有意出手救援那花魁，我算是明白了，他在寻他的妻子，他的妻子脸上也有疤痕。”

众人惊疑，她随即说了天香阁的事。

一顿饭，众人都吃得甚欢，上官惊鸿却几乎没吃什么，只是不停地给翹楚布菜。翹楚明白他的顾虑，各方势力现下汹涌而来。

用过膳，上官惊鸿又给翹楚买了很多蜜饯什么的，糖葫芦尤其夸张，让景清整筐抬了走。

翹楚一直在想事情，并没有注意，买了东西之后才发现，说吃不了这么多，放着会烂掉的。

上官惊鸿大手一挥，说回去让厨子做全葫芦宴。

翹楚和众人囿。

回到睿王府的时候，天已黄昏，却见沈清苓俏生生站在门口，满脸泪水。

翹楚这时突然将今天日间两件微妙的小事串联上。

对于三个人之间的感情纠葛，翹楚虽然还有很多事情想问身旁的男人，想知道他的想法，但常妃殿前他既对她那么说过，她虽然也像所有女人一样会嫉妒会难受，当沈清苓缓缓向他们走过来的时候，她还是低声对他说：“你去吧。”

她从他怀里挣开，没有要松手的意思，只是给他一个空间去处理。

且她心里有事，也想仔细想想。

上官惊鸿却看向方明，“方叔，你带林姑娘进屋。”

“我一会儿过来找你。”

他说着又淡淡对沈清苓道。

沈清苓看方明来搀，冷笑避开，看了看翹楚，继而深深看了上官惊鸿一眼，涩道：“新欢旧爱，是我自己看不透吧，不管怎么样，不见不散。”

“嗯。”

听他应了，沈清苓咬牙一笑，转身离开。

翹楚心里轻轻叹了口气，她虽不喜沈清苓，这样的情景，她总是不安。

随后，上官惊鸿将四大和美人赶跑了，自己送她回房。

回到房间，翹楚以为他要出去了，她也没理他，走到铜盆边上拿帕子绞湿擦了脸



他将自己的衣袍也理好，抚着她的发，低声道：“今晚在这里陪我。”

她一怔，却听到他道：“我约了五哥和宗璞他们过来。”

她心中欣喜，他已振作起来开始重新谋划，她问他有什么想法，他却让她别操心。

她心里一咯噔，想到些什么，却只笑着承了。

两人说着话，翘楚身子不好，而今怀着孩子，较之常人更容易倦乏，意识很快模糊了。

上官惊鸿眼里深深划过一丝伤恸，拿起她的手，悄然注了些内息进去。

她离开的这些天，他翻阅了大量的大内医书，其中有本民间古籍提到以温绵的内息刺激心脉、让心脉变得更强壮的方法，则更能与病发时的剧烈痛苦抗衡而延缓死亡。

这和他设想的方案大致相同，哪怕要消耗他大量内力。只是，这终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可现下时势困涩，他没办法走开，否则上官惊灏一掌大权——他死了，她和小怪物又该怎么办。

他眸光倏变，抵过一抹暴戾。

“惊鸿哥哥。”

一声清脆忽而传来，他扭头看去，门外众人都到了。宁王、宗璞、佩兰和冬凝，老铁等人也来了。出声的是冬凝。

上官惊鸿眉头一皱，做了个噤声的动作。冬凝开心地看了翘楚一眼，吐吐舌。上官惊鸿伸手替翘楚又掖了掖被子，方走过去，又压低声音道：“小幺，你和五嫂在这里陪她。”

冬凝和佩兰立即爽快应了。和翘楚一段时间没见，两人都很是挂念。

“五嫂，翘姐姐好瘦，看着让人怪难受的。”冬凝低低地叹了口气，伸手想去碰碰翘楚，佩兰立刻急道：“莫把你翘姐姐吵醒了，回来看你惊鸿哥哥骂你不骂你。”

“佩姐，没事。”

突然的一声，将两人都吓了一跳，翘楚却已经坐了起来。

原来，她虽疲困，但心里有事，到底没有睡熟，方才众人过来的时候，她便已经清醒过来。

佩兰和冬凝又惊又喜，三人亲热地说了会儿话。翘楚问起冬凝的情况，冬凝摊摊手，笑道，幸好有三年守孝之期挡着。

却是冬凝母亲过年后余，她便拿这个回了皇帝，无论宗璞和樊如素，两厢没有答应。

但不可避免的是终因上官惊鸿而要 and 宗璞见面，宗璞每次看她，她都有想逃的冲动。

翘楚摸了摸她的发，安慰了几句，冬凝只说没事。翘楚想了想，终是问了出来：“他和五爷他们在商量清苓的事，对吧？”



到厅中接旨。

这次宣旨的是夏海冰。

夏海冰眉宇间透着丝严肃，他读罢圣旨，郎霖铃大吃一惊，浑身止不住颤抖，看向旁边的沈清苓。

怎么会这样？

可偏偏上官惊鸿此时进了宫，怎么办才好？

这一回，睿王府只怕是在劫难逃了。

宫，皇帝寝殿。

翘楚在被曹昭南带进去的时候，皇帝正和上官惊鸿在桌案上对弈。

仿佛数日前父子二人的嫌隙不曾发生过一样。

但仿佛毕竟只是仿佛。曹昭南淡淡看了翘楚一眼，心想，倒莫怪殿下对这女子甚是上心，确实有丝胆识。

原来，进宫以后，按皇帝旨意，翘楚被带到太医院检查身体，上官惊鸿则被宣去皇帝寝殿。

上官惊鸿微一沉吟，说先陪翘楚过去，稍后再一同过去皇帝那里。

曹昭南遂笑道，噢，睿王还怕王妃在皇宫出事不成？

翘楚立刻劝说上官惊鸿过去，甚至让美人也不必相陪，和老铁待在宫中马车停放的地方候着便可。

当然，这检查确实只是普通的检查。圣旨既提到，总要有个落实。

君无戏言。

哪怕，曹昭南有种古怪的感觉，不知为何，皇帝对翘楚似乎越发不喜、心思缜密起来。

他既将翘楚领到，便退到皇帝背后，和莫存丰一起侍候。

翘楚跪下向皇帝见礼，皇帝似乎过于专注在眼前的棋局上，并没有听到。

上官惊鸿眸光一动，一声轻咳，道：“父皇，翘楚过来了。”

皇帝淡淡“嗯”了声，算是应了，却再无表示，继续下子。

他这子一下，立即将上官惊鸿的子围死一片。

“老八，你是个聪明人，但莫忘谨记，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你现下既在下棋，思虑棋子的问题已足够，其他的……心无旁骛才可。”

“谢父皇教诲。”

上官惊鸿答着，曹昭南却分明看到他往翘楚轻轻一瞥，递了眼色。

这一记，他做得落落大方，竟也不遮不瞒，当然，遮瞒亦不见得皇帝看不到。

翘楚知道，在场的都是人精，自是都明白上官惊鸿要她做什么，她咬了咬牙，并

他安静地再次俯下身子。  
翹楚眼鼻一酸，闭上眼睛。

走出寝殿，那几个人的笑声似乎还在背后清晰传来。

翹楚在男人的搀扶下，边走边低声道。

“我捡就好，这事明天肯定传出去，你不傻吗？”

冷不防触上上官惊鸿寒冽的眉眼。

“你方才为何不按我的意思去做？”

一离那是非地，他的怒气亦全然迸发出来。

她知道他心疼，却没有想到他会发这么大的火。

“我知道你想保护我，但我不相信你没有察觉出来。不知为何，你父皇很是厌恶我，比从前更甚太多。本来若非你们几个有夺嫡能力的皇子有了孩子，其他皇子怎么样，他并不见得会如此关心。他将七王妃宣来，实是想告诫我，即便我有你的孩子，他亦不会惜之怜之，我的孩子比七王妃的更不如。不是每次乞求都有用，譬如上次金銮殿外。但是你的生死前途全部掌握在他手里，若我方才假意晕倒，你以后更难。他罚了我，则心里起码会舒坦——

“皇家的游戏规则，你该比谁都清楚。”

两人停在路上，夜色迷蒙，四面亭台楼阁，宫灯火光影影绰绰。她看他握住他双臂，压低声音告诉他她心里的话。

上官惊鸿除在她说那句“我不相信你没有察觉出来”时眼皮翻了翻之外，再无答理，用力扯下她的手臂，蹲下身子，冷冷道：“闭嘴，上来。”

翹楚苦笑，却没再说什么，上了他的背。

两人一路走着，没有话，除去她饿得有些难受，轻轻抚住肚腹时，上官惊鸿亦轻轻低哼了声，约莫是她的手硌到他的脊背。

可是，他有他对她的原则，她有她对他的心疼，一时，竟是谁也无法妥协。

殿内尘灰，他们必须做些清洁才能下榻。若是只有上官惊鸿一个人，他还能随便一宿。冷宫又没有奴仆能使唤，亦没有工具，上官惊鸿将翹楚背回去之后，便到外面找内侍来打扫。

翹楚在里面坐着，未几，忽听有惊恐的声音从外面传来。她一惊，走出一看，却见上官惊鸿前面跪了六七名内侍，皆是脸色发白，战战兢兢看着上官惊鸿。其中一人右手吊垂着，模样痛苦，浑身瑟缩颤抖不已，那手……看去竟是折骨而断。

是上官惊鸿做的。

“惊鸿，住手！”

她走到前面，急怒道：“你疯了吗？怎能拿这些人撒气！”

庄妃眸光一利，正想说话，上官惊鸿却岿然一笑，道：“母妃，咱们回去吧。”

“八哥，八嫂，明儿见。”他笑着说，目光掠过上官惊鸿，最后轻轻落在她身上。

眸光极深，却不见波澜，像平静时的深海。

拥有这样沉敛目光的上官惊鸿和初见时已是两个人。

但总是好事。人成熟了总是好事。

“谢谢。”

翘楚心里百感交集，她确实没有想到此时此刻会在这里看到他。

其实倒亦难怪，大婚前夕来看看母亲的吧。

之前应是和七皇子一千人用膳。

这得知他们的消息过来，不知是他的主意还是庄妃。

她不知道，对于这个明天便即将大婚的男子，亦是她生命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男人。

只记得林屋里烛火融融，天际星光绚烂，那晚，他从外面回来的时候，她正在上官惊鸿的怀里……上官惊鸿离去后，他仍站在院门的位置，轻声笑问：“翘楚，我真的不行吗？”

她沉默着亦朝他一笑，在满天星光中快步奔回屋里……

和上官惊鸿在一起这些天，她偶尔会想到他。更多的时候，他在她心里。

作为珍藏的记忆。

此时，她心里是感激的。

上官惊鸿眸中含笑，目光里却都是冷削之意。

“八嫂不必客气。”

上官惊鸿轻声应答，虚扶过庄妃便离去。

徒留握着手中工具思量上官惊鸿、紧跟着颤抖离去的婢女们和依依不舍的小九儿。

她朝小九儿挥手，小九儿凝了她一眼，乖巧地随嬷嬷离去。

手中被塞进什么硬物，耳边声音漠漠，“你先吃东西。”

男人背影如风，往殿内走去——翘楚低头看着手中食篮，心里又是一疼，她原以为他也像摒弃那些清洁工具一样不会拿下，没想到他留了下来。

“我们一起吃。”

她唤了一声，想顺势和他说说心里话，上官惊鸿却蓦地转身，沉沉笑道：“吃？吃这些东西？翘楚，你懂什么？你什么都不懂！”

翘楚微微一震，突然一声焦急又从门外传来，“八爷，快随咱家走一趟，方才夏海冰夏大人求见，皇上与他密谈过后，勃然大怒，说要见你。”

翌日，夏王府。

在满耳喧闹声中，翘楚随宫中引导太监进了内堂，却满心张皇。她一夜未睡，上





官惊鸿一夜未回。昨晚，向前来宣旨将上官惊鸿带走的莫存丰打听老铁和美人的下落，两人竟也不知道哪里去了。

是以，当她踏进喜堂瞬间，夏王府屋内的人，亦看热闹似的看她，她却宛若未觉。她明白，计划失败了。

她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只知道一会儿所有人都会过来，她该怎么办？

本来按东陵皇族嫁娶婚俗，皇子成婚，先至女方处接新娘，回府拜堂，由长兄主理，尔后新娘送入洞房，皇子中招呼众宾，到众酒酣，兄弟姊妹携名门贵胄公子小姐一起进新房，看新人合卺交杯，闹洞房。翌日，皇子携新妃进宫拜谒帝后。

来到这一朝，往时便由贤王和太子一道主持。尊不避长，太子地位可见。

但太子、宁王和睿王成婚，皇帝重视，都亲自过去。

今日，夏王亦一样。

恍然若梦。今日从宫中出，马车过街穿道，彩灯挂节。沿途和府外围观的百姓如潮水涌送，一如她成婚当日热闹。

可是，和她成婚那天一样，翘楚沾染不到半分喜庆。

方才一路走进，夏王府偌大美丽的园中筵席已布置妥帖，宫中过来了执事女官、内务府派出众多内侍，和王府的下人们亦渐渐收住架势，随侍在院里。

宾客此时正在眼前大厅两侧分立，一侧皇亲国戚，一侧朝官大臣及家眷。秩然有序，和平头百姓家压挤哄嚷大是不同。

所有人都在等待皇帝、太子和夏王的到来。

银屏公主家不在此，夏王接新娘去的是行馆。

太子夫妇亦还没有到。

皇帝则从宫里辇驾仪仗而来。

此刻，夏王府里，喜字成双堂中镶金悬，绸帛艳红屋壁珠华泛，不杂乱，却人声鼎沸。

翘楚站在皇族一侧。

她并没有和宁王佩兰靠太近，佩兰曾暗暗向她使了个眼色，她明白那是借处说话的意思，但非常时期，这里人多，她赶紧略一闭眼，回绝了。

宁王见状，眉目越发深锁，对面，宗璞也一样。连向来活泼的秦冬凝飞快向她递来一眼后，便抿唇不语，并未如姐姐秋雨一样和其他千金小姐轻声笑语。

她知，他们是得知她和上官惊鸿进宫的消息而忧。何况，最重要的是，上官惊鸿此时并没有出现，而同时，她更为忧虑的是……郎相来了，然而，郎霖铃和睿王府的人一个也没有出现！

睿王府那边也出事了吗？！

宁王他们会知道吗？